

毛詩正義

卷第三十九
卷第四十

庫	文	閣	內
二七三	一八〇	漢	
兩	七五	書	
一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075
冊數	17(17)
函號	273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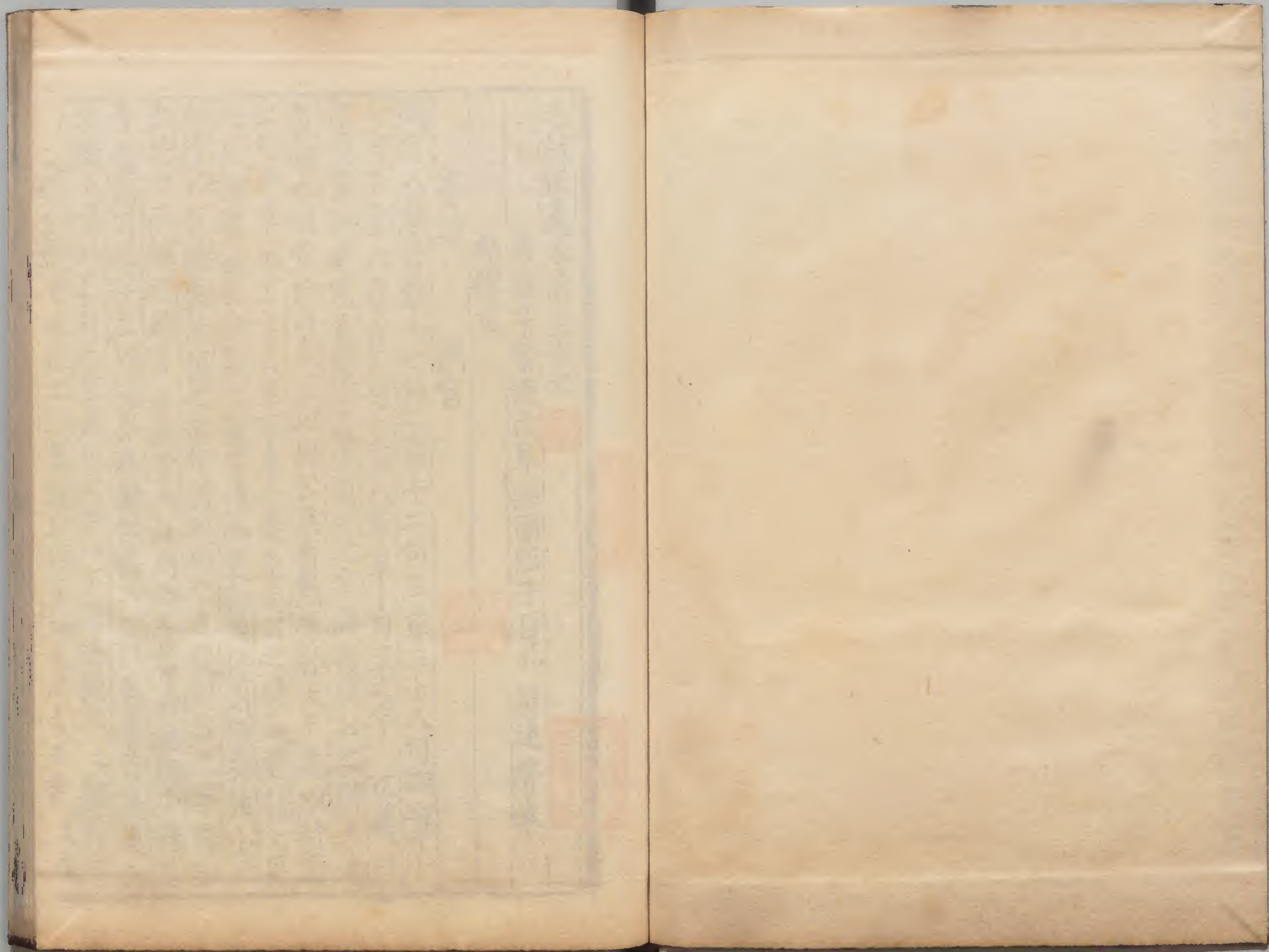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定

魯頌

閔宮

閔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

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字正義曰

作閔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字謂復周公之時土地

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

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

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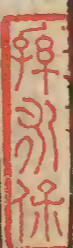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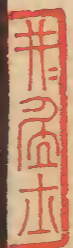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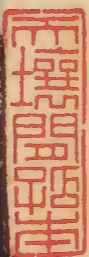
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字雖辭

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許此則摠序篇義與經小殊其

言復周公之字主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

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

大信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受



閔宮

魯頌

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
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闕之
至之緒毛以為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
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佻然清
靜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其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龔
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
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
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
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
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
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稷先種之植後
種之穉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
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
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
天下之士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

相繼故言續禹之緒以美之 鄭以闕宮為神宮於魯國有
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
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為異餘同 傳闕閉至龔密 正義
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公故闕為
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
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闕宮故
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
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
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
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踈月朔四時祭所不
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
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
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
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禘宮蓋以姜原析郊禘而
禘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嫄廟清

齊

許宮內凡容重

實實故謂宮之廣木

其材而龍

意故云龍若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其材而龍
 之加密石焉是龍若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
 本大夫達棊諸侯斲而龍若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閔神至
 神宮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
 不當先述閔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閔
 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閔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
 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閔
 為名釋詁云災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閔得為神閔與瑟
 字異音同故閔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
 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傳上帝至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
 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
 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
 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依依至遲晚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篇

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
 以依為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
 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
 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圻不副無災
 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
 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任
 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
 圻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
 災害謂懷任時圻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為說
 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
 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先種至曰稗
 正義曰重稷種稗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種後
 種曰稗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
 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
 之種後種之熟謂一種是傳亦略而不言也

之種後熟

世執競傳以奄為同見此奄亦為同

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 箋奄雀至稱焉 正

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

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為

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

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

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

也又解后稷其名曰棄未為司馬不言棄為司馬而言后稷

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

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后稷

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

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末說舜命羣官使

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布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

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

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

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襄述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

稷作司馬為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

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 傳緒業 正義曰釋詁云

業緒也故緒為業也 箋拒黑至明之 正義曰拒黑黍釋

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為謂之事後人所

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

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

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

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

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

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

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

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

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矣

水六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釋其意

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私至厥功 毛以為上言后誘之也
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
王自幽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
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
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
不自以為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
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
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衆民莫不
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
合同其功 鄭唯以翦為斷緒為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
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為異餘同 傳翦齊
箋前翦斷至斷商 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
箋以為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
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 傳虞誤 正
義曰大明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

民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
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 箋屆
極至克勝 正義曰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
則此極又轉為誅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
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
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太
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
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
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
事相接成故也 箋敷治至先祖 正義曰旅衆釋言文武
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敷為治釋言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
故以咸為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業
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
之之意故筆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至如陵 毛以爲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福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牲

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爛火去其毛而包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爲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 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 傳王成至宇居 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唯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時牛禘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况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

正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周公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為始，是元得為首，屋宇所以居人，故以宇為居。箋：東藩至得專臣。正義曰：諸侯為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為己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田，為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士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為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

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六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

正義曰交龍爲旂春
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我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
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
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
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宜言視祭不言
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
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 箋皇白至
至之福 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
以美言之而謂之爲君也論語曰皇皇上帝注云帝謂太微五
帝此亦云皇皇上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
摠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
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
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
帝之一故同稱皇皇上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勤勞

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
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
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
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
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 傳諸侯至衆多 正
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年雖爲禘祭而則爲嘗
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禘於
秋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禘不廢時
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禘復爲嘗鄭禘禘志
云儒家之說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識所云故
作禘禘志考春秋禘禘之數定以爲三年禘五年禘毛氏之言禘
禘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禘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禘則以
爲禘在夏禘在秋鄭於禘禘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故禘
夏先三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

祀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
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也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
王之法云天子植禘於禘祫嘗祫承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
成植禘而已於夏秋冬則為祫復為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禘植
禘一植一祫嘗祫承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植禘夏則祫
而不禘秋冬乃為時祭而復為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
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禘祫則不嘗鄭於諸
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福迫此
牛故云設牛角以福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
衡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楸狀如彼注福衡別兩處設之此
箋申傳言福衡其牛角為其觝觸人以福衡為一者無文故兩解
也白牡周公牲駢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
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躬牲也
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
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

說文云牝特也白牡謂白特駢牝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
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
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
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
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
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
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
犧為羲與毛鄭義是未知孰是毛包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包
之豚故知毛包是豚彼注云爛去其毛而包之也哉謂切肉曲禮
注云截切肉是也大羹釂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釂羹
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渫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釂
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羹釂羹謂盛之釂器其
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篚豆
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
是位曰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以房俎注云椀斷

亦爲四足而已。巖謂中足爲距之象。棋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五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良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則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於大廟。俎用椀。巖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爲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箋皇祖至干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駢。駢駢。駢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禘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

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間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震動至壽考。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嘏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也。公車至有言。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

六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皆有三入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共在轡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旣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荆楚羣羊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老者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 傳大國至轡中 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

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旣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緝滕傳曰緝繩滕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繩者滕亦爲約之以繩非訓滕爲繩但傳詳彼而此耳重弓謂內弓於爲二弓小戎云交鞮二弓

其事也 箋二矛主人也 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
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
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
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
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
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
有二也此朱英綠勝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
之以朱染綠勝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
弓共束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
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林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樂伯在
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
左傳稱欒鍼為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
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
為右禱云蒯蕢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

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 傳貝冑至增增衆
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蓋貝非為冑之物故知
以貝為飾說文云綬綬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綬耳文在冑下則是
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綬綴之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
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憎誤也 箋萬二至增
增然 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
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僖公當時實
有三軍矣答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為
二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
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字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
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為四萬此
頌美僖公且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答臨碩謂此
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
二十二年書三軍明也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告中軍若

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比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字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丞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為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丞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 傳庸當承上 正義曰庸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侍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為止也 箋懲艾至御之 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為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至之功 毛以為既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

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 鄭以奄為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詹至至荒有 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及之矣由其泰長文二國皆以為望也荒訓為奄此云荒

者亦言有之也 復至中國 正義曰釋言云弁蓋也
孫炎曰弁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為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
言以大東為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
故以東為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獎王
室故知來同為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
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
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之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
不得為從魯故也 保有至是若 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
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
淮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
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是順
服也 傳鳧山至若順 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
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
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
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

夷之貊故知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
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云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未
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
字 天錫至兒齒 毛以為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
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有魯國
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
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
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眾士亦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
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
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身有永年 鄭唯以嘏為福為
異餘同 傳常許至西鄙 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
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舉邊
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為南鄙
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 箋純大至於薛 正

純一 畢 詁文 禮 生 戶 致 福 於 主 人 皆 謂 之 嘏 是 受 福

信。許為公。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辟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功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嘗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子孟嘗君。

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史記有其傳。徂來至是若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榦。有焉。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為異餘同。傳榦榦至是廟。正義曰榦之與榦是榦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榦宮。榦謂刻其榦也。曷是榦。無。詩文章徒見松。榦。榦大至牢固。義或

詩。卷之六。無。詩。文章徒見松。榦。榦大至牢固。義或

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路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 箋孔甚至屋壞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閔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閔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

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為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中侯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文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為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 箋曼脩至之順 正義曰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九 計一万一千二十字

二三子斯封 契皐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
契為子稷為姬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
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
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
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
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
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服
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
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闕伯之後居商丘湯以
為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為國號
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
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為商丘者又相
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後者譬
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

取其所居以為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為
代號文王不以邰為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
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號周即處邰處幽
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
為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為代號而禮
記郊特牲云亳社北隰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于亳社皆謂殷
云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三國之社以為戒亳實湯所居
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
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
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
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
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
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
咨汝殷商皆不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世有官

桀定天下 正義曰堯以舜為

官守國語云世也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
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
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
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
世也中候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
下壇黑鳥以雉隨魚亦止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
命之子伐桀命克子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
也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
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泊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
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正義曰此尚書毋逸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太戊也高宗謂武
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泊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
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乙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
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夏喪三年之

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

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

詩頌之者

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

頌五篇唯有些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
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
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
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所衰而
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
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
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
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
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為太甲則那之
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
也玄鳥祀高宗以祀當為高宗

則亦在其崩後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
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躬武述其征伐荆楚脩治寢室皆
是崩後追述之也 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
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 正義曰商德之壞
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躬之後於宋是伐紂即
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
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
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
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
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躬紂復以躬餘民封紂子
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
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

躬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即連
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為商後以宋是
武王所封故終言之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猪
之野 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荷澤被盟猪地
理志云盟猪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盟猪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
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
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盟猪也 自後政衰散三商之禮樂
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 正義曰微子為商之後得行躬之禮
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
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三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
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
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
公舉立卒子公公闚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
七世至戴公公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

公十八年崩具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
宋之禮樂雖則云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
之也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 孔子
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
成功法莫大於是矣 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
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三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
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
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
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 問者曰列
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
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 正義曰巡守之
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
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

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
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為伯爵是其
為時王所黜也 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
之 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存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
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
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存故鄭為譜因商
而又序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為首 正義曰那詩者祀成湯
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
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摠敘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於戴
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
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
師此十二篇以那為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
頌也躬本紀云王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雒子命云天乙在
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
謚云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云死謚周道也則自躬以上未有

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
王者以其伐桀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
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真偽是
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矣
且殷之創基成湯為首那敘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
師以那為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
存所行之事鄭以奏效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
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摠云祀成湯也箋禮樂至厲公正義曰
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
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略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
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
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
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
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

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
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
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偏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
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
服虔云弗父何宋濬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濬公之適嗣當
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
父何授之者何是濬公也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
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猗與至之將 毛以為成
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
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家靴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
其先其祭之時廟中奏此靴鼓其聲簡簡然而和也樂祭我而有功
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土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
德當神明故有以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奏此大
樂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

世久矣下門一曰 收尋

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

和牙宜和平也之樂其鞀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
嘒然而清烈者正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已和諧且復齊平
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
美成湯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爲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
其樂之音聲大鐘之鏞與所植之鼓有鞀然而盛執其干戈爲萬
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
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
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
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
溫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
所以來顧念我此丞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爲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
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爲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
其功德以歌頌之也 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
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
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

顧予丞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爲扶助太甲唯
此爲異其文義略同 傳猗歎至縣鼓 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
是猗爲歎謂美而歎之也邢多釋詁文鞀鼓樂之所成者禮記
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鞀則鼓
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
樂則以鞀將之注云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也夏后氏
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
箋置讀至之類 正義曰金縢云植薜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
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鞀鼓明堂位作楹鼓故
知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大護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
而云植我鞀鼓明是美湯作護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
我所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
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

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候耳還自擊手是說鞀之狀也 傳衍樂至假大 正義曰衍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爲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 箋奏鼓至思成正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爲言雖可以開之後世以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指謂太甲也假外綏安皆釋詁字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爲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

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忘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臯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

言及以 傳聲不青 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為一磬聘義
說王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
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
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王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
周尚臭肝尚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
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肝人尚聲故解
之 箋磬玉磬 正義曰此申說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
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乎來
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臯陶謨云夏擊鳴球謂
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
尊故異言之 傳於赫至然閑 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
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衍我烈祖
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為人之子孫猶
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
此為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鋪是也鐘曰庸

也以數為鐘鼓之狀此為盛奕萬舞之容故為閑也箋云數數
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 箋嘉客至扶助 正義曰王制
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為夏肝祭
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肝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
郊特牲云饗養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
為禘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禘夏禘鄭引王制夏肝以正特牲之
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當是夏肝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
冬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摠論四時之祭非獨為
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禘禘有
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便即推為
夏肝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
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
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之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
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

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略
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摠之 箋中宗至中宗 正義曰案
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
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紀
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
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
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
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
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
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
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
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
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二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
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
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

至之將 毛以為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
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列之
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
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
所也謂能承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
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絜斝之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
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
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
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摠集大眾而
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
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耆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
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軹以綵飾
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
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
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每

來鄉食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駸假無言謂摠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 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鄉食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鄉食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為異其文義略同傳秩常至賚賜 正義曰秩常申重賚賜皆釋詁文也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知酤是酒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酤文與旱釐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酤是酒也箋枯福至用成 正義曰枯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恩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

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汝之此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裸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樽謂酌以裸獻祭禮言周法裸用鬱鬯所禮雖則不明其裸亦應用鬱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鬱鬯釀秬為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摠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曲辨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充之傳戒至至無爭 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為至也駸摠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摠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眾摠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 箋和羹至美焉 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美何知不實論羹美而以為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

七傳鼻和如春之焉

醢醢醢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

然故曰亦有和羹美既戒且平駸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
羹美以和羹美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羹美為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軼
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
諸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釋詁文假為并故易傳以駸假為
設薦進俎之時諸侯摠集而并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
禮非獨為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
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 傳八鸞至假大 正義曰此解在車之
飾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
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
鸞為聲以顯之傳訓假為大而其義不明但軼衡是諸侯之車
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
朝也 箋約軼至歡心 正義曰軼者長轂之名約謂以
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軼轂飾也采芑言約軼錯衡文與此同
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

駟馱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
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
所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
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為
之形容彼言篆轂即此約軼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
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軼錯衡與轂車有輿連
文輿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為金輅則此亦金輅故知約軼錯衡
為金飾也案春官中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
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所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
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為并乃是正訓
諸侯之朝必并堂授玉故易傳以假謂來朝并堂也朝必獻國
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
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 箋饗謂至獻酒 正義曰箋以說祭
之事而六來饗故知是獻酒使神饗食之也獻酒必并堂故知
上下假皆不訓為并則此亦不

水受畢中 十八卷 西

上下假皆不訓為并則此亦不

伊與部下也二音云

至來鄉食嘉薦然則音為格故訓

為至也 箋此祭至言之 正義曰此祭中宗在中宗崩後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為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為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為禘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為禘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禄所歸言高宗之功德澤流後世因禘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禘以摠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禘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箋祀當至大事 正義曰知此祀當為禘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為禘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

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為太戊玄孫之孫書序去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作高宗彤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立其廟為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始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禘祭之後乃述敘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百王通義則殷之禘祭三年一為而必知此崩而始禘者以序云禘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禘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禘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禘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禘故知是崩後初禘於契之廟也既言崩而始禘因辨禘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大明禘治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禘

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

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禘祫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
禘祫志以推之其略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
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
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而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
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
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
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
年祫故八年禘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有禮
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
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
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
四月不刺者有因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
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祫故
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

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
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
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
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
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
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
聞是用訛訛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
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
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
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
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
以相準况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禮禘祫疏數之事也閔二年
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鄭知四月
祫者以六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
亦當先有祫祭於祫所以不譏者

為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曰吉則是未應從
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
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
公以二年禘祭禘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禘當異歲也
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為定解仍恐後學
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禘後禘而此云禘
二禘先言禘者從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
禘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
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
禘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
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至是何 毛以為
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日祈於高禘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
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
國故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甚芒然既揔言天命生

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
彼四方之國謂為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為長又令四方
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
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
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為之孫
子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
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
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
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
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
為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為己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
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衆多此衆多諸
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濡
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
高宗興殷之道能為四海所慶

高宗興殷之道能為四海所慶

高宗興殷之道能為四海所慶

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為政於四方又以奄為
 覆言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
 懈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
 世子孫行之不懈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
 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北
 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為營北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
 維何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
 言之所云也唯此為異餘文義略同傳玄鳥至大貌 正義曰釋
 鳥云燕燕也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識緯以天無命鳥
 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丁高禘天
 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則玄鳥降日有祀郊媒之禮也大戴禮
 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娥氏女簡狄則
 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
 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媒

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
 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
 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
 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
 桑注云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
 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是芒芒為大貌也 箋天使至
 天意 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城簡吞之生
 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
 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
 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
 亳躬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躬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
 知湯是亳之躬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
 矢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
 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躬湯

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

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

子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

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
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
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
眾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
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
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地偃
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
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
都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洛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
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
謂其尹在阪謚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
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阜南鞞鞞
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非三處有亳地也杜預

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鞞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
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己氏
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
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
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
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
之初生也 傳正長至九州 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
之內皆為己有非訓域為有也言奄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
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己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
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 箋古帝至之王 正義曰湯之
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
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
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為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
非與人對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
高宗 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

高宗 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

先君成湯授天命所以不危殆者
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毛以爲湯孫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爾
言也 箋商之至度明 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
之大王業之重創基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
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
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
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 箋交龍至大國
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糒是承謂奉承助祭祭
之粢盛唯黍稷耳糒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
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躬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
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
祭也觀禮曰侯氏禪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韉乃朝注云墨車大夫
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爲旂諸侯所
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
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己同日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

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
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
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
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
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
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
俱至也 傳畿疆 正義曰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毛無
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躬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
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 箋肇當至及外 正義曰箋以肇域
共文當謂界域營非故轉肇爲非言已今千里之內民得安居
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爲北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
及外也傳景大負均何任 正義曰景大釋詁文負者周匝之言故
爲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爲任也傳不解維河之義旣以景負
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大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
不及也 傳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

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成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河當與彼同不得爲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爲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負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義且古文云負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北域彼四海以四海爲界也既言四海爲界也因即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欲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問端也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立王政教大行相主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爲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爲頌故言大禘以摠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爲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爲此頌故爲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

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饗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爲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爲郊祭天者以冬至爲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爲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動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且周頌所詠靡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立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拾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陳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

俗故曰禘言以言之所
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
凡人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
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
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
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
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
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
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帝以
嘗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圓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
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帝
詩之大禘宜為圓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
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
皆以為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
殷人禘嘗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

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迷祭時之事不美所配
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
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
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
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
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譜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
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
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清哲
至生商 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
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茫茫然有大
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
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
興之由有娥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
鄭以隕為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

也月如... 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
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略同 傳濬深至隕均 正義曰濬深釋
言文洪大釋詰文也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
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
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 箋隕當至為父
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摠歎商家深智不培斤一也
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
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斲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
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父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
夏之世故為父也 傳有娥至生商 正義曰有娥契母之姓婦人
以姓為字故云有娥契母也將大釋詰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為
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
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止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
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
箋帝黑帝至廣大 正義曰櫛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 商

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
之以有娥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娥方將不得為簡狄長大
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娥氏國之大小非復
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
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傳玄王至履禮
正義曰上言有娥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
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
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為治也 箋承黑至盡行 正義曰箋以契
不為玄王又非謚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帝
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望
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
王不窋韋昭云周之櫛裕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
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玄王廣大其政
治三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為小國舜益為大國者中候握
可心也

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

之書 王官伯與鄭異也 後契阜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 箋截整至整齊 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為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然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摠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

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帝命至九圍 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興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尊賢甚疾而不違也其聖明恭勤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勤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王也 傳至湯與天心齊 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間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 箋帝命至天心 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

中

與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

與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

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有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傳躋升至九州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祇勸釋詁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暇也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語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為下賢也寬暇天下之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受小球至是適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之用事也受小球王謂尺二寸之鎮圭也大球王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皆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眾之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

漢書之說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字其

繆餘同傳球玉至旒章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箋綴猶至著焉正義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王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王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

漢

卷之四

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

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摺班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志如旌旗之旒
繆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繆旒著焉此言執圭摺班而玉人云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
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
以小為貴是為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受小至是總
毛以為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
諸侯之性行為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
荷天之和道所由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懟恐不竦懼所
征無敵克平天下百眾之祿於是摠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
鄭以為此又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
與諸侯會同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
同 傳共法至龍和 正義曰傳讀共為恭斝之恭故為法也駮
大庀厚釋詁文龍之為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摺班
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

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箋共執
至之謂 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
傳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摺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摺之而言執者將
摺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
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
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宜
為榮名且韻宜為寵故易之也 武王至夏桀 毛以為上言成
湯進勇此述為勇之事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
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
烈烈曾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眾之由先代既滅
封其支子為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
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種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
能以行申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
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心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
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

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
眞為天子 鄭唯以苞為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為大國而不
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 傳苞本蘖餘 正義曰易稱繫于
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為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本根已傾
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為之
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
箋苞豐至截然 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自言國之大者
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蘖蘖者樹木於根本
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謂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
而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
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
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為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
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
大禮盛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以

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
申遂天意也 箋韋豕至時誅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
姓又歷數之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
豕豕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
之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為伯也為
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
之下故知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
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
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
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
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荄弘曰
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
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
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昔在至商王 毛以為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

區本... 且危

乃有聖德信實也天子而愛

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為卿士此卿士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
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
天帝之祭述而歌也 鄭以為昔在中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
且為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
箋中世至撓敗 正義曰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
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之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
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
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為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
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為威之義 傳阿衡
至右助 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
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
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
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

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為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殷武
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六句卒章七句
至高宗 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
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脩宮
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
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卒章
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撓彼至之緒 毛以為撓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其疾之意
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
眾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
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為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
與湯同也 鄭以采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
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 傳撓疾至哀聚 正義曰撓疾是速疾之
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
武丁也

武丁也

名改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

深也哀聚釋詁文 箋有鍾至士衆 正義曰有鍾詁曰伐莊二
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入險阻宜為冒窳之義故易傳為冒目也
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以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
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
故知俘虜其士衆也 箋緒業至功業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
反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比功同
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
包之傳於邢篇言湯孫者湯為天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
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天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箋氏
羗至不如 正義曰氏羗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
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羗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
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
國父天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

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
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
辭耳 天命至匪解 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
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
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
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
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 箋禹平至云然 正義曰箋
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
績故作此言以解之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
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
九洲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
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
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
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別千

里為差所納稷銍秔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
 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
 詎司馬遷說以為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
 其殊四面相距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摠諸義而論之云賈
 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
 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
 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
 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
 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
 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
 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言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
 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
 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
 碣石之北經塗所亘萬有餘里若其所彌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

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為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為九服蠻蠻
 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
 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
 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
 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
 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丞民
 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
 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五千何
 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
 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
 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彌成之有
 辨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
 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
 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
 爭地於外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

此乃所以為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
乎何其取辟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旬服之外去京
使入禾菽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
以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
以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賈
馬別為此說 傳嚴劭至封大 正義曰嚴劭釋詁文襄二十
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
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
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 箋降下至
之義 正義曰降下違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候契
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案契為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
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
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
有明德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

至後生 正義曰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
讓恭劭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
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劭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
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孫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
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陟彼至孔安 毛以為高宗前王有廢於政教不脩寢廟者
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九九
然易直者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斷之於是之時
工匠皆劭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為屋之椽楠有槌然而長陳列
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其甚安矣美其能脩治
其復故法也 鄭以據又為榘言正斷於榘上又以旅為眾唯
其餘同 傳九九至路寢 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
徒謂徙之來歸也虔劭旅陳釋詁文楠者椽也椽以長
為善故延為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
不解明義延

大貌則閑為楹之大貌王肅云楠也

相為 言無彫

其楹有隙六象

窳楹謂至寢焉

王

曰楹謂之榑釋宮文孫炎曰楹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斲楹

言斲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

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

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

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

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

小乙立崩弟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為寢廟其不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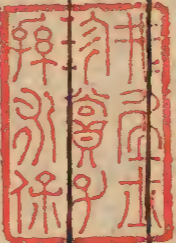
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

人之意主美寢也

毛詩正義卷第四

計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一字



廣文館進士 臣韋 宿書

鄉貢進士 臣陳 元吉書

承奉郎守大理評事 臣張 致用書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 臣趙 安仁書

勳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 臣秦 奭

勳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 臣胡 令問

勳官承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 臣 貞吉

勳官中散大夫 國子博士 國子學 柱國 臣 解 損

都勳官朝請大夫 守國子司業 柱國 賜紫金魚袋 臣 孔 維

詳勳官將仕郎 守開封府雍丘縣主簿 臣 孫 俊

詳勳官許州觀察支使 登仕郎 試理寺直學 監察御史 臣 王 元 貞

詳勳官登仕郎 守將作監 丞 臣 尹 文 化

詳勳官登仕郎 守光祿寺丞 臣 牛 韶

詳勳官儒林郎 守大理寺丞 臣 畢 道 昇

詳勳官 守國子學丞 臣 劉 弼

表直日太子右贊善大夫臣畢道昇再
朝請郎守殿中丞賜緋魚袋臣胡令問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再校

宣德郎守尚書水部員外郎直史館兼判國子學柱國賜緋魚袋臣李覺都再校

淳化三年壬辰四月

日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賜

紫金魚袋臣李沆等進

正奉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柱國襄陵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賈黃中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吏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貳伯戶臣張齊賢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

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一百戶

食實封陸伯戶臣李昉

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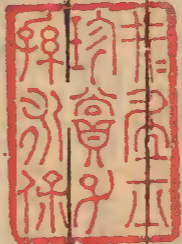
校對官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韓 彰

校對官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穆 準

管幹雕造官右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曾 掞

管幹雕造官右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白 彥良

金澤文庫



東方文化叢書第八
宋槧本毛詩正義



